

科技 文化

与

社会现代化研究

杨怀中 主编

KEJI WENHUA

SHEHUI XUYANJIU

主编 杨怀中  
副主编 夏 劲 孙德忠

# 科技文化

与

KEJI WENHUA  
SHEHUI KUANDAOHUO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技文化与社会现代化研究/杨怀中主编 .—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11

ISBN 7-5629-2209-8

I . 科… II . 杨… III . 科学技术-文化-研究-文集 IV . G301-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0816 号

出版者: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武昌珞狮路 122 号

发 行: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发行部

电 话(027)87394412

传 真(027)87388543

HTTP://www.techbook.com.cn

邮 编:430070

承印者:武汉理工大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版 次: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15.125

字 数:420 千字

定 价:33.00 元

## 前　　言

文化是人类的产物，人创造了文化，文化又滋养着人。人不仅仅是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且生存于文化世界之中。人是文化动物，人的世界是弥漫文化的世界。文化是人类作为人而生存和发展的首要条件，是人类社会文明和发展程度的尺度。

中国的《易经》就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说法。时至今日，文化已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各门学科都从不同侧面研究文化现象，人们一股脑儿都转到从文化来看世界，文化成了人类认识人的世界的新视野。文化研究是一个古老而又永远年轻的课题。

自1959年英国人斯诺发表了著名的“两种文化”的演讲，指出在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两种文化，一种是人文文化，另一种是科学文化”以来，关于两种文化及其关系的研究就凸现出来。文化研究出现了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两个不同领域。文化人也就分为：一种是人文文化人，另一种是科学文化人。

20世纪中叶以来，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对社会发展造成急速的影响，以巨大的力量加速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人们关于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就显得越来越重要。近些年来，欧美相继创刊了《Perspectives on Science》、《Science as Culture》和《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等科技文化研究刊物，大量的研究专著也随之问世，这反映出国际学术界对于科技与文化研究的高度重视。

我国正是在这一国际背景下进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文化建设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石，科学技术文化的研究和繁荣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近现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体系基本上是从西方引进的，是外域文化，这就使得科学技术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融显得十分必要。当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使我国

科学文化和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日益复杂,冲突日益频繁,科学技术文化建设步履相当艰难,实践和理论上都提出了许多新课题,面临着新的挑战和发展的机遇。有鉴于此,我于2002年倡议召开一次国际学术会议,探讨科技文化建设的前沿问题,以繁荣科技文化,促进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协调发展,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加速我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由于非典原因,这一会议延迟了两年。

2004年5月27日,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和湖北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在武汉理工大学联合召开了《全国科技文化与社会现代化学术会议》。这次会议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面对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确立科学的发展观,弘扬科学精神,反对迷信和伪科学,发展繁荣科技文化,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会者就如下主要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深入的研讨:

1. 多学科视野中的科学文化与技术文化
2. 科学文化、技术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
3. 科技文化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
4. 科技文化视野中的新发展观
5. 科技发展与文化的多样性的关系
6. 科学精神与“三个文明”建设等

本书主要收录的是这次会议所提供的论文,同时也收录了同年在理论刊物上发表的部分相关文章。

繁荣科技文化,是科技文化研究工作者的光荣历史使命。我们将在科技文化领地上不断耕耘。为反映这一研究领域的成果,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将每年出版一本这样的文集。《文集》具有学术年鉴的性质,收录当年关于科学与人文、科技与社会、科技与科学发展观、科学传播、科技教育等方面的专业论文和评论文章。希望各界同仁赐稿。

黎德扬

2004年11月22日于武昌余家头

## 目 录

##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

科学与人文：从分隔走向交融.....	龚育之(1)
走向科学的人文主义和人文的科学主义	
——两种文化的汇流和整合 .....	李醒民(29)
“科学人文化”质疑	
——关于科学的价值实现途径问题 .....	杨耀坤(34)
论科学精神及其当代弘扬 .....	杨怀中(49)
论“两种文化”对立的实质 .....	龚时中(60)
科学文化及其当代价值定位 .....	孙德忠(72)
论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和而不同” .....	孙兆刚(79)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交融的可能性 .....	杨爱华(86)
科学的价值取向与两种文化融合 .....	昌 濑(92)
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如何成为可能 .....	胡宏伟(98)
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	刘 闽(107)

## 技术文化

## 科学王国和道德王国的统一

——面向现代科学技术的伦理学探索之路.....	刘则渊(113)
论技术的文化形成.....	肖 峰(129)
技术转移与文化摩擦.....	张明国(137)
科技活动中的真、善、美、圣及其统一 .....	林 坚(145)

抗击“非典”中强化的三种思维	尹全忠,姜红明	(159)
适用技术理论的启示	彭 攀	(166)
黑客伦理、公有主义与声誉 ——对黑客行为的一种理论解释	杨立雄	(174)
论技术发展与法律文化的关系	汪 炜 蓝福秀	闻丽珊(184)
论网络的文化价值	邓线平	(191)
互联网中的反沉默螺旋现象	姚 瑙	(199)
浅谈宽容精神在科技文化中的体现	张 欣	(205)
略论邓小平的科技文化思想	万伟伟	(211)

### 科技文化与社会发展

默顿命题:争论焦点与理论意义	马来平	(219)
论现代科学的多重社会功能	夏 劲,张弘政	(235)
人才:科学发展的第一要素 ——诺贝尔科学奖的启示	张 婷,王续琨	(250)
“民主”所需要的“科学”——中国自由派学人对科学与民主关系 论述的世纪演变	何卓恩	(259)
人类发展观演进和转变的二十年	邓 虹	(270)
科学发展观范式下的科学发展	胡长生	(277)
“科学知识”的界限 ——对“科学主义”知识观的哲学反思与解构	杜 杰	(283)
从春秋战国技术和经济的进步看我国封建社会形成的生态性 .....	高巍翔	(290)
中国传统科学范式的二重性	吴 琳,童 鹰	(299)
试论“洛书勾股图”中的类斐波那契数列	蒋 谦	(307)
网络的发展对民主政治的影响	田科瑞	(317)
从道教对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贡献		

---

看科学和宗教的关系 .....	龚静源,文 辉(328)
官本位的传统职业观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 .....	艾凉琼(333)
科技异化根源的再认识 .....	郭三保,彭列汉(341)
生态文明:一种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相融合的文明 ..	张 波(348)
略论中国传统文化中阻碍科学精神孕育的因素 .....	王 鹏(355)

## 科技文化建设

就科学主义及反科学主义答客问 .....	李醒民(363)
对科学主义新版本的质疑 .....	谷 雨(379)
关于“反科学主义”之管见 .....	李诗和(389)
大科学时代的可持续发展	
——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 .....	黄 琼,刘戟锋(399)
文化发展的几个问题 .....	高建明(408)
科学文化精神与科学教育 .....	王能东(415)
论文化形态的进化 .....	黄百成,张保伟(423)
科学技术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根基 .....	彭列汉(431)
技术创新中的文化价值观念冲突及调适 .....	陈仕平(440)
论科学文化教育与思想道德建设的和谐 .....	潘建红 贾钢涛(448)
论科学创新精神促进科学文化的发展与完善 .....	周 萍(456)
单向度文化困境和文化建设 .....	吴怀林(463)
弘扬科学精神 建设新时期科研道德 .....	郝建华(470)

# 科学与人文：从分隔走向交融

龚育之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北京 100081)

编者按：这是作者应《自然辩证法研究》的邀请撰写的论文。在 2003 年 10 月 14 日召开的“邓小平批准成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上印发了征求意见的初稿，并讲了论文中的部分内容。现在发表的是作者听取意见后改定的稿子。

我今天提交的论文，是讨论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文化从分隔走向交融的若干问题。

三年前，我写过一篇《论科学精神》，末尾一节题为“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结合”。其中说道：“在强调弘扬科学精神的同时，在学术界有一种强烈的声音，呼唤人文精神。”

我肯定这种呼唤。同时，我又说：

“马克思主义讲世界观、方法论，这是解决认识问题，属于科学精神，马克思主义还讲世界观、人生观，这是解决价值问题，属于人文精神。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

“不应该把人文精神同科学精神对立起来。如果在这样的基础上来讲人文精神，那就容易流入神秘主义和反理性主义。”

“近代科学的诞生，把人从神权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这不是充满着人文精神吗？自动化和信息化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把人从繁重的单调的劳动下解放出来的可能，控制论奠基人维纳的一本著作就叫

\* 作者简介：龚育之，现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名誉理事长。

本文原载于《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 年第 1 期。

《把人当人来用》，希望改变把人当机器来用的状况，这不也是充满着人文精神吗？”

“古往今来，科学界的优秀分子，为真理，为科学，为人类进步而斗争，充满着献身精神，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他们在科学的研究中孜孜不倦，锲而不舍，自甘淡泊，不求闻达，把精力倾注在事业中，而不是花费在享乐上。他们意识到自己从事的科学工作对于社会、人类的责任，积极地参加反对侵略战争，维护和平与人道，保护生态和环境的种种斗争。这都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高度结合的体现。”

我的结论是：“我们提倡的人文精神应该是具有现代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意识的人文精神，我们提倡的科学精神应该是充满高度人文关怀的科学精神。”<sup>①</sup>

这是三年前说的话。今年春天“中国科学家人文论坛”开坛，征集各方人士题词，我又重述了这个意见：“我们提倡的人文精神应该是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人文精神；我们提倡的科学精神应该是充满高度人文关怀的科学精神。这就是现代的科学精神同人文精神的相互渗透、结合和统一。”

“相互渗透、结合和统一”，简单说，就是“交融”。蔡元培就提倡过“融通文理”。但是，交融并不容易，从分隔、分裂、走向互补、交融，是一个漫长的、艰难的、在不断争论中前进的不尽过程。

今天我准备从历史到现实、从国外到国内，通过分析和评论几次著名的论战，来进一步申述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文化从分隔走向交融这个主题。

## 一、“两种文化”问题的提出和争论

科学与人文的分隔和争论，在欧洲近代历史上由来已久，内容广泛。上个世纪中，斯诺鲜明地提出“两种文化”的问题，又一次引起知

---

<sup>①</sup> 《党史札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7～379页。

识界的聚讼纷纭。

斯诺是何许人？斯诺是上世纪的一个英国名人（1905～1980年）。1956年在《新政治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短文《两种文化》，1959年在剑桥大学发表了以此为题的著名的里德演说，1963年发表《再论两种文化》，以后结集为一本小书并有过若干次增订。这本书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有了三个译本。新译本有斯蒂芬·科里尼写的长篇导言，其中说：斯诺那篇一个多小时的里德演说，至少做成了三件事：一是抛射出了一个词汇、一个概念（两种文化），从此不可阻挡地在国际间传播开来；二是阐述了一个问题（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之间的文化分裂问题），现代社会里任何有头脑的观察家都不能回避；三是引发了一场争论，其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程度之激烈，可以说都异乎寻常。

三个中译本的相继出现，表明了这个概念、这个问题、这场连绵不绝又不断演变的争论对中国的影响。

斯诺曾经从事过多年实验室里的科学的研究，是地道的科学家出身，后来又写小说（包括以科学家为题材的小说）而成为一位文学家，还从事过科学事务的高层管理和咨询，出任过工党政府新成立的技术部的第二把手。通过作品、演说和在报刊上发表评论，他更成为一个公众人物、公众知识分子。

有人说，斯诺站在鼓吹科学文化的立场，挑起了同人文知识分子的争论。又有人说，斯诺那个时候英国的潮流是科学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而我们中国现在的潮流是重理轻文，今天在中国重新出版斯诺的书会有负面作用。我看，都不能这样说。

从斯诺的演说遭到利维斯（文学知识分子）对他的愤怒和刻毒的反驳并引发为一场论战来看，似乎也不妨说是他引起了争论。但是，斯诺其实是站在力求沟通两种文化的立场上，力促两者的交融，而不是交恶。

他那篇演说题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为什么从“科学革命”说起？因为科学和技术的勃然兴起和迅猛发展，对人类社会传统的

文化格局(以及教育格局)提出了挑战。传统的格局是以宗教、哲学、语言文学为主导的,科学曾经是神学的奴婢、哲学的附属,技术进不了高层的文化视野。第一次科学和工业革命,第二次科学和工业革命,或者说次数分不那么清爽的一波又一波交叉推进的科学和工业革命,使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文化和教育的格局相应地也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科学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日益增强。科学文化已经日益跃居主导地位。这是时代潮流,势不可挡。但是,潮流是在激荡中向前涌进的。这种激荡也势必反映在文化的隔膜、分裂和冲突上。斯诺长期置身于自然科学家和文学知识分子这两个圈子,深感这两部分精英之间在文化上的隔膜,于是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演说。

斯诺说:“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特别是有代表性的物理学家。二者之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还相互憎恨和厌恶,当然大多数是由于缺乏了解。他们都荒谬地歪曲了对方的形象。”<sup>①</sup>

这个责难是指向双方,而不只是指向一方的。

斯诺说:“非科学家一种根深蒂固的印象,认为科学家抱有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没有意识到人的处境。而科学家则认为,文学知识分子都缺乏远见,特别不关心自己的同胞,深层意义上的反知识,热衷于把艺术和思想局限在存在的瞬间。”<sup>②</sup>

这个刻画也是指向双方,而不只是指向一方的。

不过,斯诺的重点的确是指责对科学文化的不了解给整个“传统”文化带来非科学气氛并且往往转化为反科学。<sup>③</sup> 斯诺的确是致力于提高科学的地位,提高非科学人士的科学素养。斯诺的批评,主要指向文学知识分子对科学、对技术、对工业的忽视甚至敌视。他那

① 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4页。

② 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5页。

③ 艾夫·居里:《居里夫人传》,左明彻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页。

典型的伤人的语言就是：“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学知识分子都是天生的卢德派(Ludditism)。”<sup>①</sup> 什么是卢德派？卢德派是19世纪初英国手工业者组成的集团，他们反对以机器为基础的工业化，在诺丁汉等地从事破坏机器的活动。20世纪中叶斯诺使用卢德派一词当然带有极大的贬义。<sup>②</sup> 正是这一点引起对方的不满和敌意。斯诺使用这样尖刻的词汇，是因为他要反对一些文化精英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最早介绍斯诺两种文化演说的中译者，用了《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这样一个书名，说明了译者对演说精神的把握。斯诺将向后看的悲观主义态度同文学知识分子联系起来，将顺应现代化潮流的乐观主义同自然科学联系起来。

那么，斯诺是不是单纯地为维护科学文化而斗争，却根本忽视人文关怀呢？完全不能这样说。上个世纪70年代初斯诺为他的《两种文化》增订本写的一篇前言，这样概括了自己的基本立场：<sup>③</sup>

第一，我们(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在走向极其危险的境地。危险之一是热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尽管是现实的，但概率小于另外两个主要危险：世界上富国和穷国之间的鸿沟，人口膨胀以及所导致的苦难的前景。

其次，这些危险并不是由技术或我们现在所谓的应用科学带来的，这是我们理解、控制和利用自然界某些方面的能力。技术具有两面性：行善和威慑。在全部历史中它都给我们带来了福和祸，对此，我一再重申过。

第三，我们必须用以反对技术恶果的唯一武器，还是技术本身，没有别的武器。我们无法退入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伊甸园。

第四，人们必须了解技术、应用科学和科学本身究竟如何，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们需要有一种共有文化，科学属于其中一个

① 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1页。

② 陈红兵：《新卢德主义述评》，《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1年第3期。

③ 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15页。

不可缺少的成分。否则我们将永远看不到行善或作恶的各种可能性。

能说这几条,不是体现了高度的人文关怀吗?斯诺批评过早的文理分科,呼吁教育应该有较宽的科学和人文基础,这是得到公认的观点。斯诺呼吁共有文化,呼吁自然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就人类前途的共同问题进行共同讨论,促成共同行动。他认为的共同问题应该是我们关注的出发点,解决这个问题,凭借现有的科学和技术成果在穷国的运用和推广已经足够。然而,现实的情况是两者之间的鸿沟不是在缩小而是在逐年增大,这是科学和技术的力量受到现有的政治经济格局的限制所致。最使斯诺感到无奈的,是仍然面对一个黑暗的前景:世界人口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将增加一倍,在下一代将再增加一倍。而世界资源不可能与这一增长率并驾齐驱。这是斯诺的悲观主义。但是,在为《两种文化》增订本写的后记的最后,斯诺表示相信“比我年轻得多的人将在他们的生活历程中解决这些问题”。“当然,政治经济的刺网会反对他们,正像曾经反对我们那样。但是,对于我来说,只要我能找到任何希望的源泉,就有希望存在。”<sup>①</sup> 这是斯诺的乐观主义!

斯诺在他最后一公众演说中说:“人们听到年轻人在问:走向何方?”他的回答是:“和平,富足,地球上没有过剩的人口。这就是方向。”斯诺指望,他提出“两种文化”的问题,将对实现这些目标做出贡献。<sup>②</sup>

所以,我认为应该说:尖锐地提出“两种文化”问题的斯诺,正是对科学发展作人文思考、把人文关怀摆到了科学的基础之上的一位深思的学者。今天在中国重温斯诺的这些思想,仍然是有积极意义的。

---

<sup>①</sup> 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58~259页。

<sup>②</sup> 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58~259页。

## 二、索卡尔事件和“科学大战”

上个世纪末这个世纪初发生的索卡尔事件和“科学大战”，是在美国和欧洲知识界展开的又一场激烈的论战，这场论战把斯诺提出的“两种文化”的冲突，在新的聚焦点上推向白热化。

索卡尔事件的近期背景应该从后现代主义中的反科学思潮的泛滥说起。这种思潮引起一些自然科学家的忧虑。1994年在美国，两位自然科学家，一位是生物学家格罗斯，另一位是数学家莱维特，合写了一本书，叫《高级迷信》。在此书的1998年版序言中，这两位科学家说得很明白：“之所以撰写《高级迷信》一书，是因为我们两人虽然工作在不同的大学里，却都从各自独立而又极为相似的经验中感觉到：某种令人不安的新东西已悄然渗进学院管道，进而大学讲坛、专业期刊、学术著作以及教员间的闲谈中扩散开来，这就是对现代科学的蓄意诋毁。”此书就是他们对这种诋毁的公开回应。

回应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自然科学家大都持肯定态度，而持反对意见者大都来自受后现代思潮影响的“科学批判 (science-critique)”学者或称“科学研究 (science studies)”学者(即把科学作为对象进行诸多研究的学者)。美国纽约大学物理学家索卡尔，正是读了《高级迷信》之后，引起共鸣，动了一个怪念头，就是模仿那些后现代学者们惯常的思路和语言风格，试写一篇戏拟的文章，题为《跨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其中充满科学错误和逻辑错误，想看看这些错误会不会被编辑识破。他把这篇长达20多页并附有109条注释(长达17页)和217篇出处无误的参考文献(长达18页)的洋洋大文，投寄给颇有名气的文化研究刊物《社会文本》。而这个刊物正好在准备出一期题为《科学大战》的专辑，以反驳《高级迷信》一书，正约了许多名人为这个专辑写稿。

索卡尔这篇文章写了些什么呢？

他开宗明义就宣称：“许多自然科学家，特别是物理学家，至今还怀抱着启蒙之后的理性主义的长久霸权强加于西方学术界的教条不放，这种教条可以简单概括为：存在一个外部的世界，其特性独立于任何个体的人，甚至独立于作为总体的人类存在；这种特性被隐藏在‘永恒的’物理学规律之中；人们能通过（所谓的）科学方法所规定的‘客观的’程序和认识论上的规范，来获得关于这些规律的可靠的、虽然是不完备的和试探性的认识。”然而，20世纪科学家在深层次上的观念变化，科学的历史和哲学研究的革命变革，破坏了这种形而上学的信念。当前女性主义和后现代结构主义的批评已经消除了西方主流科学中关于客观实在的神话。“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物理‘实在’只不过是一种社会‘实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和语言的建构。科学‘知识’远不具有客观性……科学共同体的话语，尽管有其不可怀疑的价值，但从不同见解者或受排斥的团体中产生出来的反霸权的叙事来说，人们不能够断言它是具有一种认识论上的权威地位。”<sup>①</sup>

就是说，在这篇文章的作者看来，作为自然科学存在基础的客观世界、唯物主义、理性主义已经被解构了，被颠覆了，要让位于极端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了。

大概是由于“投其所好”吧，大概编者认为这么一篇出自物理学家之手的文章，是一块可以砸向科学界传统观念的石头吧！《社会文本》欣然接受了它，把它编入《科学大战》这期专辑里，于1996年5月发表了。

可是，几天之后，在《弗兰卡语》这个刊物上，索卡尔发表一篇自我曝光的文章，说他送给《社会文本》的那篇文章，只是“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旨在测试那批喧闹一时的对科学作文化研究的学者们够不够学术水准。他说，他那篇文章在科学内容上有明显的胡说八道，任何有能力的大学物理学或数学专业的学生都能识别这

---

<sup>①</sup> 蔡仲，邢冬梅等译：《“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是场恶作剧,然而(a)它听上去很不错;(b)它迎合了编辑们在意识形态上的偏见。<sup>①</sup>结果,竟瞒过了文化研究的著名教授和编辑。

真是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样一个戏剧性事情,不但引起学术界大哗,还蔓延到新闻界,蔓延到公众中,甚至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舆论中自然认为那些被批评的后现代人文学者受了窘,丢了丑。但是,一场论战决不会由于一篇恶作剧文章而告结束。

《社会文本》的编辑罗斯写了回答索卡尔挑战的文章,还出版了题为《科学大战》的文集。它是《社会文本》那个专辑的扩充版,当然,索卡尔那篇恶作剧文章被摒除在外。

索卡尔也没有收兵。他把写作《超越界线》一文过程中搜集到大量资料给同事们看了,在同事们的鼓励下,他同比利时物理学家布里克蒙特合作,写了一本《知识的骗局》,1997年在法国出版。其所以要拿到法国出版,是因为索卡尔批评的在美国流行的那种思潮,其源盖出于法国的后现代大师们。这样就把科学大战的战场扩大到欧洲。此书接着出了英文版,易名为《时髦的空话——后现代知识分子对科学的误用》。这是一本拆穿“国王的新衣”的新著。人们评论说,如果《高级迷信》可以比拟为火力凶猛、流弹四射的机关枪,那么《知识的骗局》比较像是X光机或手术刀,试图透视或解剖后现代科学迷人外貌下的真实骨架。1998年索卡尔到伦敦,在电视台作演讲,还在伦敦经济学院同法国后现代大师拉脱尔进行了公开辩论。

1998年在美国还出版了克瑞杰主持编辑的《沙滩上的房子——后现代主义的科学神话曝光》。克瑞杰是侧身于美国最古老的科学历史和哲学系的一位教授,自称与后现代主义有相当长期的共同道路。以她这样的学术背景来主编这样一本书,自然分外引人注目。她为此书写了一篇序言,指出后现代主义与从事对科学的研究的学

<sup>①</sup> 蔡仲,邢冬梅等译:《“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